

HUANGSHIYINGWENJI

雪山深处



黄世英文集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雪山深处



黄世英文集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是不会消亡的

——《黄世英电影剧作选》序

谢 铁 骊

1993年秋，我率团赴日本东京参加第8届中日电影文学研讨会时与世英同志相识，他是这次中国电影家代表团成员之一，他给我的初始印象：热情、爽朗、忠厚，是个典型的关东汉子。

他早期是从事戏剧创作的，从70年末开始转为影视创作。20多年来，他创作出26部电影剧本已分别发表、出版与拍摄。有的作品已分别获得政府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金鸡奖单项奖、夏衍电影文学奖。这本集子里选编了他的部分获奖作品：山野三部曲（《胡杨》《男儿要远行》《世界屋脊的太阳》）与都市四重奏（《归国留学生》《中国人》《心桥》《转区市府内参》）。

他是一位从大山里走出的作家，曾在勘探队工作20多年，当过物理探矿工程师、工人、干部。他的生活可谓丰厚，可是他从事专业创作后，每年仍然坚持抽出2个多月的时间深入基层，到生活里“淘金”。生活给予了他创作冲动与激情，他笔下的人物血肉丰满，他的每部作品都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他从事专业创作后，创作的主攻方向定位在工业题材与现实题材。他的作品里的人物既不是社会上那些功成名就的成功者，也不是那些生活中的边缘人物，而是致力于写那些为国家与民族默默耕耘的普通人。他的山野三部曲，把镜头对准了自己身边熟悉的地质队员，热切地关注当代地矿生活和矿业逐矿而迁创建文明而又告别文明的“悲剧”精神作为创作的母题，写尽普通地质队员的悲欢

离合，人性百态。荒煤生前曾赞扬他的电影创作是“深挖反映工矿战线题材的这个岩层，从无限丰富的矿藏中挖掘出许多正在并且已经为改革开放作出重要贡献的现代人——中国人、民族魂！”。他反映现实生活，把目光投到最能具象反映改革大潮特色的现代工业这一生存试验场和域外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认同或借鉴上来，以期利用电影这个大众最喜欢的传播媒介全方位多层次地揭示当代人在变革不断加剧的时代中的各种心态和对新世纪的憧憬。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塑造者，成功的作家都是写自己身边的、感受最深的生活。中国电影要真正走出困境，还是要在反映现实题材，在反映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方面闯出一条新路来，开拓电影艺术的新境界。

世英同志酷爱电影，爱到迷狂的程度，爱到以自己的鲜血去浇灌培育电影这株艺术之花。特别是在电影陷入低谷时，他还至诚地坚守在电影文学创作这块圣地上。他多次拒绝境内外书商的“金钱诱惑”，甘于寂寞地坚持电影文学创作，每年都写出2至3部电影剧本，每年几乎都有一部影视作品搬上银（屏）幕。他的主管领导曾赞誉他是实行365天工作制的作家，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电影文学创作上。有篇关于他在炎热的夏天坚持创作的报导，其中有如下一段文字：“他因心急火燎地创作这部剧本出了一身痱子，最后削发如僧，竟毁了那一头极有风度的长发。爬格子不是一种简单和轻松的事情，那些日子他一干就是一个通宵，光头赤膊，脚下是一盆凉水，一切都显得那么原始。为了民族的电影事业，他令人想到的是一头双角冲天的黄牛，在一片生活的沃土上奋力耕耘，默默地开拓……”他这种执著的敬业精神，多么令人感动与敬佩。

近些年来，面对商业大潮、商品文化的冲击，许多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者陷入困境，电影编剧队伍渐成瓦解之势。尽管电

影目前全球性的陷入困境，但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是不会消亡的，正如大海有潮涨潮落，文化滑坡的现状也不会总这样滑下去。我国得天独厚地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观众市场，但中国电影振兴，首先要创作出一批好的剧本，需要有一大批优秀的电影剧作家。有文化前瞻性的电影剧作家，不要把目光过多地去关注那些历史的微尘，应像罗曼·罗兰曾说过的那样：“要反映时代的激动”，以自己优秀的作品去迎接中国电影的再度辉煌。

我期望黄世英同志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

1998 年春节于北京

目录

一	《西天旅行》	1
二	《福兮祸兮》	57
三	《雪山深处》	111
四	《飞旋世界》	155
五	《高速在线》	201
六	《巨人历险》	267
七	《特区市府内参》	323
八	《天涯孤旅》	381

西天旅行

蓝天，白云。奋飞的人字形雁队。雁群悦耳的合鸣伴着寺院幽远的钟声。

灿烂春晕，透过苍松翠柏的叶隙斑驳地洒落在山门上，映出“大慈恩寺”的镏金匾额。

朱红的寺垣，院内的钟楼里，钟声悠扬。

石阶层层，通向庄严华丽的大雄宝殿。殿后的大雁塔，巍峨耸立。灰白色的塔身，拱形的门窗，在谧静安详中具有古香古色的情调。

旁白：“公元七世纪初叶，唐代高僧玄奘，策杖孤征，横渡渺无人烟的大漠，攀越号称世界屋脊的葱岭，忍受了现代人所不能想像的艰辛，行程五万里，周游了一百一十多个国家，历时十九年，完成了西游宏愿。”

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碑石上镌刻着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行书体的唐太宗御赐碑文。

庄严的殿内，左右壁龛里，排列神态各异的十八罗汉，大殿正面须弥坐上，安置着释迦牟尼坐像，像前供奉着玄奘负笈取经的金身塑像，栩栩如生。

层层塔楼里，珍藏着玄奘“西天”取回的佛教经典、金银佛像以及印

度的帐奥、华幡……

翻经院的书案上,摆放着十二卷《大唐西域记》。

叠印片名:《西天旅行》

微风吹掀书页,露出扉页上的“玄奘西域行迹图”。

行迹图迭化成茫茫风雪,绵绵雪山。雪山上,一队人马向下蠕动。

冰雪皑皑的峡谷,闪现出一支从雪山走下的马队。马队中象背上坐着身披锦斓袈裟,眉目疏朗,端庄若神的三藏法师玄奘,虽然已进中年,风尘仆仆,仍不失英姿勃勃的气概。

印度青年和尚亚玛尔驱马近前,喜形于色地指点远方,玄奘手搭凉棚远眺,脸上顿时溢出惊喜的神色。

晨晖里,信渡河湍湍西流。河对岸,庄户点点,杨柳排排,阡陌纵横。

乡间官道,驼铃叮叮。一支西域商队在慢悠悠的长途跋涉,驼背上的胡商昏昏欲睡。

队前导行的高大骆驼上,端坐着体魄魁梧,披着火红色披风的商队头人康粟特,粗犷的脸膛透着黝红,像涂了一层油彩。他虽未昏睡,却也半闭着眼睛默默无语地坐在驼峰间。

商队走进村庄,不断传来的喧闹声使康粟特两眼圆睁。他警觉地环顾,发现村人倾巢出动向村外奔跑。他机敏地勒住骆驼,跳下拦住一个从面前跑过的孩子询问,孩子望着康粟特的满脸胡须,惊恐地挣脱,向村外跑去。

昏睡的胡商惊疑地跳下骆驼,下意识地抚摸着驮子上的玉石珠宝。康粟特迎向一位皓首老叟,上前施个大礼:“请问老丈,此地发生何事?”

“唐僧取经归来了!”老叟边跑边答道,“唐僧归来了!”

康粟特惊喜地:“莫非是玄奘法师从西天归来?”

河面宽阔的信渡河,水流湍急。

岸边沙滩上,站着前来迎候的村民百姓。几个胡商跟随康粟特挤到岸边向对岸观望。

对岸。载着驮子的几条小船,已划离岸边。驮队脚夫正把马匹和大象赶进河里,泅水强度。

沙滩上，一片沉寂。人们都屏声凝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河面。

河面上，狂风骤起，波涛汹涌。游到中流的马群，被急流冲散顺流而下。一个大浪卷来，一只小船浪头掀翻，船上人与驮子都扣进水中。

大船上的玄奘心急如焚，不顾船上人的劝阻，甩掉袈裟跳进水中。

“玄奘法师——”船上人呼喊着，纷纷跳下水中。

玄奘截回顺流飘走的驮子，把一捆捆经书、法衣打捞上船。

湍流中的大象，神奇般地把飘到身旁的扣船，用鼻子卷出水面刚欲摆放，一个大浪卷来，大象被冲倒沉没。

沙滩上，胡商们纷纷脱掉衣衫跟着康粟特游向河心。岸边的村民百姓也都奋不顾身跳进水中。

康粟特游到船前，发现波涛中搏击的玄奘，呼喊着：“玄奘法师！玄奘法师！”

玄奘游近前，辨认地：“是你？！……康粟特！”

康粟特恳切地：“法师，快上船吧。”

玄奘执意地：“水里还有不少驮经典……”

“不行，你在水里的时辰太长了！”康粟特把玄奘拽到船边，硬推上船去，“快，上去！”

抢险人们游向各船，连推带拉，使船划出中流，驶向岸边。

沙滩上的童叟跑进水中，把船上的驮子搬到河畔开阔地上。

玄奘披上袈裟，赤脚跑上岸，急忙晾晒清点经书，心疼地不断摇头叹息。

亚玛尔晒着华幡法衣，关切地：“师父，经卷还差多少？”

“剩下是五百二十夹，整整丢失五十夹。”玄奘沮丧地答道，转身见康粟特走来，询问地，“康粟特，船上有没有一个大布袋？”

康粟特：“船上的东西都搬到岸上来了。”

“可惜呀！可惜！那里全是名花珍木之种！”玄奘又关切问道，“大象可曾驱赶上岸？”

康粟特：“大象已被拽上岸来，可它……”

“怎么啦？”玄奘望着康粟特脸上忧郁惋惜的神色，收住话头，可怕的预感袭上心头，转身跑下沙滩。

大象像尊泥塑似的躺在沙滩上。玄奘望着奄奄一息的大象，倏然热泪涌出。他恭敬地跪拜在象脚前，模仿印度的礼节，向大象施触脚礼。

随从们顿时泪水洗面，“唰”地一齐跪倒在大象前。

于阗国皇家驿馆。

玄奘边描清裱贴烫熨过的抄本经卷，边讲述着西游见闻：“……天竺，译音不准，应译为印度，是椰子园的意思。东西南北中五印度，共有十八国，雄主戒日王，少壮英武，继承父业，用兵五年，征服了除南部以外的疆土，国势强盛。”

康粟特听得如醉如痴，羡慕地：“法师周游列国，所见所闻，真叫人神往。”

玄奘：“康粟特，听闻高昌王麴文泰已离尘世。真有此事？”

康粟特：“三年前高昌王已经病逝，高昌国已经属大唐国。法师，咱们还是搭伴同行吧！”

玄奘面溢难色地：“这些经卷佛像需二十四马方可运走，你的商队载货已满，怎好再拖累你。”

康粟特：“纵然把商货全卸于此，也要将法师送回京都！”

“真情厚意，贫僧领了。”玄奘掷笔离开案头，叹息地，“可我手中无通关文牒，进京路上重重关卡，能予入境？”

康粟特为难地：“这……”

玄奘忧心忡忡地：“再者，贫僧当初是冒犯国禁西游，即使回到京都，朝廷能予宽容？”

康粟特瞠目无言。

玄奘返回康头，拿起信札递到康粟特面前，“我已写好表文，向圣上奏明西游始末，拜托你呈送朝廷，贫僧暂留于阗国，一面派人到屈旨、疏勒等国访牒和补抄失去经文，一面静候朝廷旨令。”

康粟特接过表文，虔诚地：“法师请宽心，弟子定会日夜兼程把表文呈递朝廷，并要陈述法师耿耿忠心，请皇帝陛下开恩。”

玄奘合十致谢。

大明宫，内侍走出殿门，向殿外拉长着调门唱班：“宣胡商康粟特上殿！”

大殿外响起皇宫卫上的接连传呼声：“宣胡商康粟特！”

含元殿里，鼓瑟齐鸣，乐伎吹奏起威武雄壮的宫乐《秦王破阵兵》。

康粟特沉稳地穿过卫队，步入含元殿。

庄严华丽的大殿内，太宗皇帝端坐在御案边，颌下飘着须髯，容貌不凡。

丹墀下，文武百官两厢侍立。高昂的宫乐，使殿内气氛更显得威严肃穆。

康粟特模仿着大唐礼仪，笨拙地双膝跪拜，“康国商人康粟特，参拜陛下。”

太宗挥手道：“平身，免礼。”

“敝国商队去于闐国驮运玉石，巧遇贵国玄奘法师西游归来，因大象溺死，法师取回的经卷、佛像，无鞍乘运送，现停留在于闐国。法师托敝国商队，给陛下呈递表文。”康粟特把表文递交内侍。

一位皓发大臣，老态龙钟地出班跪奏：“启禀圣上，玄奘和尚无视朝廷，违犯国禁，越关出走。倘若让其重返京城，那朝纲无法，岂不任臣民践踏，请圣上三思。”

太宗沉思地：“玄奘和尚当初西行，为何未报朝廷？”

康粟特：“听法师讲，他当初再三向朝廷上表，但未蒙诏许。因求法心切，故私走出关。”

皓发大臣：“禀奏圣上，贞观元年，陛下刚刚继立。西突厥又屡犯边关，故玄奘上表西游未准。可他无视国禁，偷越出境，他已流落异邦十余载，定是屡受外族冷遇，难以度日，又想返回故土，似这般叛国贼子，应捉拿入狱，惩一儆百，以正国威，请陛下圣裁！”

康粟特忿忿不平，急忙声辩地：“圣明的陛下，这全是无稽之谈。佛门无边，千里有缘，当年法师西行时，敝国商队有幸与法师相遇……”

东院的钟声伴着雁群的合鸣。

天色微明。人字形雁群，从长安城上空鸣叫着向南飞去。

长安大觉寺。山门被推开一道窄缝，门缝里现出一个“笈”，接着闪出一个身躯颀长肤色赤白，穿着黄色袈裟的青年和尚玄奘。

玄奘关严山门，转身负笈，仰天望了望鸣叫南飞的雁队，眸子里泛出坚毅的目光，疾步离开大觉寺。

叠印字幕：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秋。

康粟特（画外）：“西行路上，玄奘法师艰难绝苦，九死一生。周游列国时，一面访师学典，一面宣扬大唐威德。他耿耿忠心，天地共知。”

秋雨绵绵，道路泥泞。一双穿芒鞋的脚，在泥水中行走。

玄奘揩拭着脸上雨水，负笈在风雨中艰难跋涉。

凉州。繁华的集市上，玄奘风尘仆仆负笈在人流里穿行。

菜摊前，玄奘从黑布包里拿出钵盂，摊主拎起的水壶又突然放下。

集市倏然骚乱，商旅行人蜂拥到大道两旁围观。玄奘忙收起钵盂挤进人群观望。

单调的铜锣声震人胆寒，随着锣声从城西门走过来一队人马，几名校尉簇拥着一位身材匀称、目光严峻的中年州官。中军高擎大旗，上面绣着“凉州都督李”五个大字。队后马背上，驮着两个五花大绑的囚犯。

玄奘疑惑不解地向身边摊主询问：“这马背上人，犯了何罪？”

摊主缄口不语。背后却传来答话：“定是私出城关犯了国禁。”

“啊?!”玄奘震惊地脱口而出，猛然觉察失态，下意识地抬手捂住嘴。

“出家人，莫论尘世之事。”身后又传来责怪声。

玄奘急忙回首，身后站着一老一小两位和尚，老和尚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玄奘惶惑地挤出人群，向西城门疾步走去。

凉州西城门。城墙堞口上，卫士持枪侍立。城门前，涌集许多商旅，等待卫士盘查放行。

玄奘走近门前，被守门卫士拦住，玄奘掏出度牒递上。

卫士把度牒摔给玄奘，喝道：“出示文牒。”

玄奘俯身拾起度牒，辩解地：“这度牒岂不可证明……”

卫士揶揄地：“只证明你是个和尚，出城西行要有通关文牒。没有，赶快回城里去!”

玄奘恳求地：“贫僧不是西行远游，只到千佛洞朝拜，请放行。”

卫士蛮横推搡地：“少啰嗦，快离开这里!”

玄奘跌倒爬起，欲上前争辩，一个彪形卫士迎上来，上下审视地：“想蒙混过关？定是个珠宝贩子。来人哪，搜查这个假和尚。”

几个卫士应声围拢过来，玄奘惶恐后退，围观的人越围越多。

“这是朝廷颁发给贫僧玄奘的度牒，岂能有假？”玄奘掏出度牒，辩解地：“怎会是珠宝贩子？”

“别装蒜!”彪形卫士挥手喝道，“搜!”

卫士们七手八脚倾笈倒包，除袈裟、钵盂就是笔墨书本和几双芒鞋？

玄奘忿忿地：“岂有此理！僧人从无珠宝等身外之物。”

翻查书本的彪形卫士霍地站起：“这全是诸国蕃书，看来你身边虽未藏珠宝，也定是西行远游。”

玄奘辩解地：“贫僧只到千佛洞朝拜。”

彪形卫士挥动芒鞋：“去千佛洞为何带这些双芒鞋。”

玄奘张口结舌无言答对。

彪形卫士：“带走！送到州府盘查！”

“且慢！这是老僧弟子，勿要多疑。”老和尚带领小和尚挤到近前，厉声责怪地，“擅离寺院，佛法难容！还愣着干什么？赶快与我回庄严寺去。”

玄奘如坠五里云中，顺从地跟随老和尚挤出围观的人群。

庄严寺前。

老和尚见行人稀少，问道：“老僧尚未认错，你就是洛阳净土寺长捷法师四弟陈纬吧？”

“正是弟子。”玄奘惊疑地，“请问师父法号？”

老和尚：“不记得了？在你剃度前，长捷总带你去听我讲《唯识快择论》，那时你总坐在头排蒲团上……”

玄奘恍然大悟：“啊，原来是慧威法师！”

禅房。神案前，香烟袅袅。大经堂里不断传来诵经声。

慧威亲自给玄奘斟茶，试探地：“玄奘，此次西行，只欲去千佛洞朝圣？”

玄奘坦率地：“非也。那是说与卫士戏言。弟子意欲西天求法，巡礼圣迹。”

慧威：“早听传闻，长安沙门有批年轻和尚欲往西天取经，已上表朝廷。”

玄奘：“可屡次上表，皆如石沉大海。无奈私离京城，决意万里孤征，”

“志向宏大！我已老朽，恨不能与你前往。”慧威感慨地，“可西行路上，艰难险阻……”

“沙海、雪山，风寒酷热，无所畏惧。弟子志如磐石，不至天竺，决不东归一步！”玄奘忧心忡忡地，“只要这些关卡……”

慧威：“莫急。你先静心住在寺里，对人莫露西行之事，只言前来讲

经。待我慢慢想脱身之法。”

大经堂里，坐无虚席。玄奘谈吐清雅，坐在论经坛上讲解《般若心经》。

长着络腮胡子的西域中年商人康粟特领着一伙胡商蹑手蹑脚地走进经堂，摘下披风席地而坐，洗耳恭听。

玄奘口若悬河：“……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几名卫士穿过听经僧俗走上经坛，慧威惶惑地上前拦挡。

彪形卫士骄横地：“让这和尚跟我们走一遭。”

慧威：“法师正在讲经，请勿相扰。”

彪形卫士：“都督访牒，你敢抗违，带走！”

两个卫士上前把玄奘架下经坛。

玄奘厉声地：“放手！请前面带路。”说完与慧威法师合十告别，随着彪形卫士走出经堂。

州府大堂。

李大亮：“法师到凉州已一月有余，不知法师究竟为何从京都到此？”

玄奘：“朝拜圣迹。”

李大亮正色地：“还是欲去西天吧？”

玄奘：“贫僧但愿能至西天，巡礼佛迹。”

李大亮：“朝廷明令，禁止西行。”

玄奘：“贫僧西行，只为取经学法，别无他求。请都督恩准放行。”

李大亮面孔一板：“没有通关文牒，休想出境。我劝法师还是尽早动身，返回长安。”

玄奘：“实言相告，贫僧西游，志如磐石，不至天竺，决不东归一步！”

李大亮勃然变色，拍案而起：“三日之内，你若不离开凉州，休怪本官无礼。”

明月初升，玄奘躺在僧榻上，辗转反侧。

“玄奘，不能入睡就起来吧。”慧威点燃油灯。

玄奘叹息地：“三天限期转眼就到，唉……”

“李都督办事刻板，说到办到，你应尽早启程。”慧威说着把一套儒

上衣衫和黑纱唐巾捧给玄奘，“换上这身装束，马匹已经买好，明晨送到。”

小和尚慧琳也闻声坐起，诡秘地：“师父，让我去送吧，我能绕道出城。”

“也好。”慧威又翻出一包草药递给玄奘，“这是药物，你也带上，路途遥远，有备无患”。

玄奘感激地望着慧威法师。

朝晖洒在庄严寺，寺院显得分外壮丽辉煌。

山门外传来急促杂乱的敲门声，慧威应声跑至门前，山门突然洞开，李大亮手按佩剑带领官兵闯进寺院。

彪形卫士带人欲闯大殿，慧威劝阻地：“佛门净土，请官兵自重。”

李大亮斜睨慧威，厉声喊道：“私藏不举，与逃犯同罪。搜！”说着径直奔禅房，推开屋门，室内空空如也。

大殿里，弥勒佛向着满脸愠怒的李大亮，发出永不消逝的微笑。护法金刚横眉立目怒视着四处搜查的官兵。

暮色苍茫，疾奔的马蹄。玄奘与慧琳并骑奔走。

晨曦初透，丝绸之路驼铃叮当，一派塞外风光。

慧琳倏然勒住缰绳，一群胡商挡住去路。胡商们围着昏厥的康栗特，手足无措，惊呼不止。

慧琳拉走玄奘，悄声地：“切莫耽搁，万一官兵追来。”

玄奘走了几步又迟疑地停下：“佛陀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岂能见死不救？”

玄奘转身返到昏厥的胡商前，侧耳听胸，切脉望诊，倏然站起返回马前，找出药包、钵盂。

小胡商机灵地捉来水袋，往盛药沫的钵盂倒水。

“喝下就会好的。”玄奘俯身给康栗特灌药。

慧琳牵着两匹马，焦虑不安地四处观望。

昏厥的康栗特呻吟地苏醒过来，胡商们惊喜地围上前，玄奘起身又返到马前，把一小包药物叮嘱地交给小胡商。

小胡商乐滋滋地捧着药挤到头人跟前，康栗特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气息微弱地：“代我相谢救命之恩。”

小胡商捧着银锭挤出人群，发现两个唐人已挥鞭而去。

曙光初照。玄奘牵着马伫立在古道十字路口。

玄奘劝说地：“你骑上这匹马回庄严寺吧。”

慧琳：“那法师呢？”

“前面就是千佛洞。到了那里，我自会有办法。”玄奘催促地，“快上马吧！”

慧琳被玄奘推上马背，合十地：“法师，一路保重。”

玄奘目送慧琳远去，解开青布僧包，翻找出玄黄色袈裟。

沙碛深处，别有洞天。

玄奘穿着玄黄色袈裟走进莫高窟。壁画上的飞天，天衣飞扬。

巨大的佛祖释迦牟尼坐像前，香烟缭绕。玄奘正欲进香，突然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他惊疑地转身退到洞口观望，洞外马队的官兵正滚身下马，簇拥着一个鬓发斑白、风度儒雅的州官向洞窟走来。

玄奘惶恐地转身向洞窟深处躲藏。

州官走进洞窟，发现一闪即逝的人影，蓦然停住脚步。侍从拔出佩剑，警觉地尾随追查。

随从官兵把贡品摆到佛案上，州官虔诚地顶礼膜拜。

侍从把玄奘押到州官前：“回禀大人，是这个和尚躲藏。”

玄奘低首垂眼不语。

“和尚躲藏……”州官沉思地打量着玄奘，“你不是本地沙门？”

玄奘：“贫僧从外地来此朝拜。”

州官：“听你口音，好似来自京都？”

玄奘支吾地：“是从这个……这个……”

州官试探地：“法师大名可叫玄奘？”

玄奘震惊地瞠目结舌。

“卑职瓜州刺史，姓独孤名里，也来进香朝拜。佛门有缘，与法师在此幸会，本官这边有礼了。”独孤里说着双手胸前抱拳。

玄奘慌忙合十还礼：“岂敢，岂敢。”

独孤里摒退左右侍从，陪同玄奘瞻观：“法师，请！”

袒胸露臂的菩萨、戴盔穿甲的力士、跃马横刀的犬将，千姿百态。

独孤里：“法师决意西行，可去天竺道路险恶，万里迢迢，你只人匹

马恐难以到达。”

玄奘：“古人说，有志者事竟成。刺史既然也是佛门弟子，就请不要留难。”

独孤里：“法师，此地西行，前面有条葫芦河，水深流急，难以涉渡。河面虽有一桥，但桥头就是玉门关，这里是西行必经之路，有官兵把守，没有通关文牒，难以通过。”

玄奘倾听不语。

独孤里：“假若你能过玉门关，前边还有五座烽火台，每台相距百里，上面都有重兵把守，专门拦阻私逃出关西行之人。法师恐怕也难以通过。”

玄奘：“倘若玉门关和烽火台，贫僧都能通过呢？”

独孤里：“前面还有荒无人烟的莫贺延碛。那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没水没草，人马难行。白天，热风似火；夜里，寒风如刀。大风乍起，沙尘蔽天，狂飙卷来，沙砾如雨。我劝法师，趁早改弦更张。”

玄奘：“二百年前，智严和法显大师，已走此路到达北天竺，我辈岂能不如先祖？”

独孤里：“莫贺延碛，号称八百里死海，成群结队的还常有迷失，葬身沙海，何况你万里孤征？不要轻掷性命，京都福地足以供法师终老，何必去异邦谋求天堂？”

玄奘激奋地：“贫僧西游，并非寻求个人天堂。自十三岁入佛门，苦心从学佛法，曾遍谒长安、洛阳两地和吴蜀一带高僧。意犹未尽，深感教义众说纷纭，可佛教经典译文又残缺不全，故发誓前往天竺弄清究竟。贫僧已心如磐石，纵履千难万险，死而无怨！”

洞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年轻州吏跟随侍从气喘吁吁地走到刺史跟前：“启禀大人，凉州都督送来火急访牒。”

独孤里吩咐侍从带州吏歇息后，拆开访牒观阅。

独孤里把访牒举到玄奘面前：“请看，通缉访牒已到！”

玄奘毫无惧色地：“刺史大人正可就地拘拿，送上请赏。贫僧宁愿就地正法，也决不东归一步！”

“果真心如磐石！”独孤里说着把访牒举到佛案长明灯上点燃焚烧。

玄奘愕然地：“这……”

独孤里：“法师志向宏大，心诚意真，难能可贵。瓜州地界，本官放行。”